

回憶

楊慧蘭教師

有位友人告訴我，她的女兒師範畢業後，被派到東馬一個窮鄉僻壤去教書，因為當地的資訊落後連使用手提電話都成問題，她的女兒哭哭啼啼，恫言要毀約辭職，可是她沒錢賠給政府，不知如何是好。

觀人思己思往事，回想七十年代初，我被派到南馬鄉下一間華小去執教，這是一間所謂的微型學校，沒有城市中的大型學校的設備那麼完善。因為整個鄉村沒有電流供應，所以莘莘學子們得在沒有風扇電燈、視聽設備的環境中上課，幸虧有自來水，但常常會莫名其妙制水，家中有水井的人就可暫時喝井水，沒水井的人就喝淡茶色的河水。——這也是我初次出來當為人師表的禮物，終生難忘也！

我的家離學校有幾十哩遠，因為交通不便，我就住在學校的宿舍裡，我每天自己下廚，為了節省買菜和烹飪的麻煩，我通常是只煮午餐，晚餐就吃剩下的冷飯菜。鄉下沒有娛樂和消遣，掛名的董事部也捨不得提供一份免費的報章給教師閱讀，白天我儘量將自己消磨在「鈎鈎叉叉」中埋頭苦幹，有時還罰住附近的學生留堂做功保——陪太子讀書！我偶而泡加啡請這些「太子」喝，他們一邊做功課，一邊跟我聊天。小瓜們的童真稚氣為我早年的教學生涯注入一段頗值得留念的時光。

晚上沒有電燈，更沒有電話，我點了一盞小火油燈，夜夜挑燈寫日記，然後就蒙頭大睡，可是我從來不回家跟父母親訴苦一聲。

我記得我開始上任的一首一、兩年，這所學校有些年級還複級的——既是一位教師在同一個時間內教兩個年級。這裡的學生有很多是來自偏遠之地聽說附近的膠園曾發生過野象踐民屋的事件。他們有機會搭私家巴士來上學已算是很有福報了。我曾經在下課和放學時去檢查他們的便當飯。發覺只是白開水而已，原來他們的父母親在天未破曉時分就出門割膠去了，孩子們只好帶白開水來充飢，淡化消化液，很多連一片餅乾或面包也沒有，我看了十分心酸心寒，怪不得這裡的學生成績一向低落。……

我並非出身大富之家，但我很慶幸雙親深明大義，不會重男輕女，讓子女都有平等受教育的機會。在這裡，我曾遇過這麼一個低年級的男生，我問他爲何不交功課，他低聲地回答：「我白天玩到忘記了，等到晚上想做時，媽媽卻用腳車載我去賭博——因爲她怕回來時路很黑，會有鬼，叫我陪她去」。我不知道現在我們的華人社會中是否還存在著這樣的母親，不然我們龍的傳人的後代堪虞了。

我在這所學校裏教了六年書，然後就申請到別校去，如今在吉隆坡一帶落地生根了，也沒有機會再回到這個純樸的小鄉鎮了，不知那唯一的華小改變多少了，三年前政府倉促實行令全馬華小自一年級起采用英語教數學和科學，那裡的學生應付得來嗎？